

鐵蹄下的平津

阿 英等著



戰時出版社出版

戰時小叢刊之四

鐵蹄下的平津

戰時出版社刊行

目次

上卷

故都淪陷前後雜記……………	李輝英	一
北平淪陷前前後後……………	佚名	四
北平通信……………	老向	六
動亂中的北平……………	魯悅明	一一
古城最後的一瞥……………	魯悅明	一四
籠城落日記……………	魯悅明	一八
故都暫別記……………	北向	二三
敵騎縱橫下的故都……………	佚名	三二
如此北平……………	仲某	三四
北平來的一封信……………	元生	三七
敵人在北平的屠刀……………	周爲成	三九
故都陷落後之形形色色……………	朱鏡心	四一
離開了北平……………	姚垠	四八
流亡記……………	毛德楨	五三

中卷

七月廿八九日天津所見……………	佚名	六一
在天津的炮火中……………	桑榆	六三
鐵蹄下的天津……………	錢錦霞	六八
天津蕭條景象……………	成章	七二
沒報看的天津……………	禾斗	七四
被蹂躪的天津……………	欣曉	七八
淪陷後的天津……………	禾斗	八二
天津的商人苦了……………	健者	八四
憶天津西沽……………	梅煥藻	八六

下卷

平津陷落後的狀況……………	羅隆基	九一
平津失陷後的新聞界……………	莫青	九五
一束漢奸的報紙……………	阿英	一〇〇
從北平到天津……………	汝龍	一〇三

故都淪陷前後雜記

李輝英

文化城，死氣沉沉的，一向就如在那裏甜睡着，但自從蘆溝橋的砲聲響起之後，全個城池的確地從甜睡中驚醒過來；人們興奮了，局面緊張了，除了少數的漢奸和安逸成性不關心國家大事的人們之外，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掏着歡愉的心情，爲那勝利的火花的展開而在熱烈地期望着。大家的共同願望只有一個：

「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橫暴無理的挑釁！」

人們出來爲國家爲民族爲軍隊服務了。

七月廿八日，全個北平城宛若着了火，人們如醉如狂的情形，喜形於色的愉快，全然是因爲我們的軍隊獲到了莫大的勝利。這天，從早晨起，日本的飛機就在北平的上空飄動，撒下來荒謬的傳單，過一會，南苑那方面的戰事就爆發了，整天地從那邊傳過來震耳的砲聲和爆炸聲。城裏面也十分緊張，拆除的沙袋又堆起來，要路口站上我們的武裝弟兄，看樣子這回像真要幹幹。

過午時分的號外一出，人們如醉如狂，呼喊着，跳躍着，封存好久在內心中的悶氣，這回一下子就爆裂了。怎能叫人不興奮呢，在同日之內，我們的軍隊竟然克復豐台奪回廊房，並且還要收回通州，這

不是可以說是罕有的壯舉麼！大家夥同在想：

「小日本子，瞧罷，我們的武力不可侮啊！」

可是，不對，人們白白歡喜了。第二天，這難忘的七月廿九日，早晨起來，人們已經不能在街頭望見廿九軍兵士們的蹤跡了，徒手警察垂頭喪氣地在崗位上徘徊，衛生局搬運穢土的工役正在撒着麻袋。怎麼一回事呢？不一會，全知道了：

「廿九軍撤退了。」

這是因為南苑那方面打了敗仗。昨天的叫人興奮的消息，到這時由各方面證明出來那是虛偽的。也許是撤退前的一種掩護吧。

於是，這座文化古城在沒有守護中淪陷了。

這天，有一批新官吏登台，任務不外乎維持治安，為民造福吧。城外的西郊和北郊，一整天在響着隆隆的砲聲，北苑西苑我們的兵營同樣轟毀了，但這方面事先有了點準備，一面應戰，隊伍一面退到門頭溝去，比起南苑來，那可好多了。南苑的失敗，在於事先沒有完好的準備，這就要怪廿九軍的上級人員了，其實也就是吃了作應付準備，圖講和心理的大虧。廿九軍的弟兄們全是忠勇可嘉的，因而更為他們這種無辜的死難叫冤。

這期間東方快報首先停刊，這小型報紙雖然消息並不「快」，但在這次抗戰的表現上是非常

尖銳的。其次是華北日報，北平新報和英文北平新聞等，而在這期間曾被我們當局強迫停刊的漢奸報新興報又在街頭出現了，專門造謠，專門騙人，人們却又不能不看，因而獲得大部分的讀者。

當廿九日午間聽說日軍行將入城的消息時，人人全是愁眉不展的，街頭冷落了，胡同清靜了，大家見面之後，縱是相熟朋友，也全然默默無語，那種漫然哀痛的神情，一如遭到了國喪。城死了，一無聲息了。

好多人家的院落中在飄着烟，其中混着紙片，這是人們在燒書，燒那些認為有嫌疑的書籍，免得遭受無辜的是非。

叫人恐怖的消息，不時從各種莫明其妙的地方傳過來，而官方又正在佈告安民，竭力息謠。米價飛漲，蔬菜進不來城，一個圓茄子要賣五分錢，麵粉突破五圓一袋的大關還不易買到。

可是日本兵並未進城，這道理，人們猜得出，並不是像官家所說的，這是已經和日軍約好的條件，而是城郊戰事未完，一時分身不得，城裏因此還可以苟安幾日。

有些不甘作奴隸的人預備離開這危險的古城，但是不行，鐵路交通全然斷絕，四郊也全握在日軍的手裏，就連小路也無法通過，因而更容易增加恐慌，遲早，日軍入城，必然免不掉一個屠殺。

苦悶的種子在各處播散着，人們傷心地落出滾熱的淚珠來，望着沉靜的古城在頻頻的嘆氣搖頭。一周間的苦悶日子，加以連日陰雨，彷彿上天都在幫同悲奮。直至八月五號平津通車爲止，該走的

人走了，該逃的人逃了，人們先後搬到天津來，另想各自的善後。古城的空氣稍有不同了。但這又何曾不是日本人的意思：放出你們這些壞東西，省去將來添麻煩的呢！

（申報週刊）

北平淪陷前前後後

佚名

在蘆溝橋事件發生已經半個月的時候，日方把冀察領導人物宋哲元由樂陵設法接到天津去，問題似乎就見明朗化了，各地的謠言也就紛起，自然由於沒有抗戰的決心，和漢奸利用各方矛盾說服了宋氏。「和平？和平？」就這樣的在冀察當局和日方的負責人互相呼喊着這一個口號的期間，日方實行華北軍事佈置，簡單頭腦的人們也就受了欺騙，廿九軍的弟兄便在日方準備後瘋狂的侵略戰鬥中壯烈的犧牲了！

幾個上級將領的和戰不定，失陷了平津，但是廿九軍兵士們的英勇精神是很可敬佩的，過去喜峯口戰鬥就是個事實，蘆溝橋的固守，已使全國人民大衆欽佩和深知。在宋哲元由津返平後，廿六日和平談判完全絕望，松井向冀察當局提出通牒，華北戰爭便開始了。英勇的廿九軍弟兄們接到抗戰的命令後，都興奮得跳躍起來，抱着必死決心，奮勇殺敵，廿七日的炮聲在北平四郊響起了，每個角落都是很激烈的，每個市民的心都被這炮聲震得欣喜，幾年來壓抑的氣息，終於痛快的吐出了。

這時的北平城，確在戰爭包圍之中，但是沒有人恐怖，沒有人懼怕，大家在興奮，在尋找自己在戰

時期間應做的工作，多少個救護隊在出動了，街頭都是很紛忙的，各城門各十字路口，都有軍警嚴密的把守着，但是人們都很鎮靜，各救亡團體得以公開的活動，各報章得有言論的自由。全市的人們雖被戰爭圍困着，但是男女老幼人人都嚷着：「中國復活了，大家到戰場上去吧！」但也有一些喪心病狂的漢奸，積極祕密活動着，爲了自己偷生苟安，不惜把全中國人民大衆送掉了性命！不過廿八日的出於意料之外的勝利，尤其冀東萬餘保安隊的反正等等驚人的消息，不獨使全國上下爲之雀躍，歡祝，就是那些沒有心肝的漢奸都爲之胆寒了。但終於因了日方拚命的掙扎和念幾天的準備，用新式武器，新的戰爭方法，屠殺了有大刀而無組織的英勇的戰鬥弟兄！當日深夜，宋哲元因爲部隊受創過巨，和日方的威脅（說就將要放毒瓦斯）漢奸一頭包圍。各國領事的「調停」——其實也是一種威脅，這樣北平便變了顏色。軍隊在深夜裏悄悄的退出了這個文化古城，宋秦等據說也是很狼狽的隨着軍隊走出的。

廿八日的夜裏，這一個可紀念的可恥時候，是分成兩個世界。十一時以前，還有清晰的激烈的槍炮聲；但十一時以後一切聲音都停息了。兩點多鐘的時候，就有日方的唐克車在街頭巡行了。這個時候可憐得很，街頭只有警察在孤獨的站立着，但無有子彈和槍械的佩戴。這時已不戒嚴，可是無有行人。這個夜，便這樣陰沉的死靜的過去了。

次晨雖然也有一些人不知道時局的驟變而仍興奮，但當這盆冷水澆到頭上時候，都變了顏色。

而啞然無聲了。就在大多數人們爲着祖國悲哀的時候，另一面的傀儡戲便開演了。漢奸潘毓桂登台後，他是偽警察局長，首先發表了一篇「治安」言論，大意這樣：大家安心生活，不要自相驚擾，日方對中國人民向來是抱着親善提攜的，這次事件和平解決，便是鐵證，以後當更謀澈底之親善。至於城郊百姓和念九軍士兵無辜傷亡，是完全由於那些反動份子的挑撥而引起的，本局長爲了保護市民，爲了給這些死亡人們報仇，對這些抗日份子當與肅清，以後絕不使有同樣事件發生，望大家都安居樂業云。因此北平市民並不「治安」，雖然表面上日軍在八月八日以前並未入城，而事實屠夫潘毓桂已代替了日人執行了。各文化團體無形解散，各文化機關均已停止。各學校亦無人影，城郊雖無炮聲，但北平已經成了一個死城，新聞紙比較好的幾家封門了。記者被捕，一切只有漢奸在活動，在市面上活躍，全市的人們是在油鍋裏煎熬。

文化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沉默的沉默了。我們的文化城，就在這無言的抗議裏面，被支配在日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們的血手下了。

（早報）

北平通信

老 向

亢德吾兄：

在平寄信，此恐係最末次矣。並非故作不祥，北平交通斷絕，郵電均甚艱難也。而且日本限宋委員

長明日午時演「讓北平」宋允，則平非我有；不允，則日機必來轟炸。生命失其保障，恐無暇再握管。

在此時，七月廿七日上午九時，城外砲聲響得邪火，幾疑不久就會有砲彈落在案前。昨下午七時，由蘆溝橋附近大井村一帶以四十輛載重汽車運來日兵大批，着我中央軍衣，操十分之四五的國語，衝入我廣安門（彰儀門），不容分說，開槍便打，我軍當然還手，焉肯束手被擒？於是自李闖王攻打過之彰儀門，立即變成戰場。但日軍太不濟事，城外的被打退了二十里；衝進城的一部分，被我軍包圍在善果寺一帶。正待聚而殲之，日人又找陳覺生之流出面說和，謂爲「雙方」出於「誤會」，到今晨一時許，我軍便放開一條生路，把一批俘虜釋走。可是日俘回去不久，城外的炮聲又起，一聲響似一聲，一聲緊似一聲，「雙方」又在何處起了「誤會」，尙未探明。

昨天天津道上的廊坊車站，被日軍炸平了。「雙方」的「誤會」是這樣起的：日本由天津來了大批軍隊，一下車就要咱們的念八師給他們騰營房。意思就是「你走開，我來住。」我軍立刻電知天津市長張自忠，因爲這駐軍是屬於他指揮的。張市長回電曰：「無論如何，不准衝突。」我軍奉令，只好是讓房了。咱們一邊騰房，日軍一邊包圍，眼看我軍成了「甕中之鱉」，士兵們一齊大怒，向一旅長跪求，「請讓我們先砍日本人的腦袋，回來再請你砍我們的腦袋！我們是幹嗎的呀？我們是守土的軍人！」說罷，一個個便衝出去了。於是「雙方」起了很大的「誤會」。

宋委員長哲元自十九日回平後，即努力和平。各要口，各僻巷的沙袋已經撤除淨盡，各劇院各電

影場均奉令恢復夜場。戒嚴無形中取消了，電車也恢復原狀，不是晚出早歸了。最足以表示太平景象的是平漢路都通車了，雖然只能在白天通行蘆溝橋，雖然車頭上有人扛一面大旗上書「客車」二字，雖然日軍在路的兩旁監着，然而到底是通車了。但是，昨天下午，我因去郵局送信，一看情形不大如報紙上所說的那麼太平，軍用汽車不斷的在馬路上馳騁，天久不雨，灰塵很大，路上行人很少，也許因為天熱的關係，都是無精打彩的。誰知到了晚上，各路口的沙袋又立刻現裝現擺，宋委員長所抱的「和平宗旨」終難達到。

我僻處在一條陋巷裏，雖然有「君子居之」，仍不免其陋。黃昏時候，只是有些賣炸豆腐的，賣硬面饅頭的，賣豬頭肉的，晚報的叫賣來得頗晚。昨天晚上，與何公在院中歇涼，街上的小販一個也沒有，城外的砲聲，聽得甚清，不禁與何公曰：「今晚有異。」直至九時，仍無晚報聲，何公亦曰：「今晚有異。」今晨始知昨晚緊急戒嚴，日軍正轟炸我廣安門。

這幾天，我們顯然又中了敵人之計。他以砲火把我們全國的視線集中在蘆溝橋，然後從從容容的調遣大軍。等我們都認為這是局部衝突了，他便把蘆溝橋放鬆一步，冀以衝過吾人五分鐘之熱陣。平漢路的勉強通車，馮治安守蘆溝橋的軍隊與趙登禹的「自動」調防，淺見之流，認為「和平」可期，日本見諒，殊不知日本軍人業已騎虎，日本國民已經被拉到毀滅之途，不到黃河不死心，萬難懸崖勒馬，然而北平郊外之戰，或是華北之戰，仍非全部。察北綏遠，以及沿江沿海各埠，都會如今日之平郊。

吾人真到了放開眼光，沉着應戰之時！

寫至此，心跳得利害，並非害怕，是興奮。我得到街上去看看了！再見，下午再談。

街上的情形，有些淒涼。滿街上的無線電收音機，向來嘈雜不堪的，今天誰家也沒收音，怪寂靜的，各要路口的沙袋圍內，都站着我們的武士，目光炯炯，不住的在搜索敵人。商家除了彰儀門大街一帶，都照常開門，只是顧客不多，老闆們多坐在長凳上，搖着芭蕉葉打盹。我路過中央電影院，門口只有一塊廣告牌，大門都關着。和平門宣武門都關得緊緊的，門外下午一時就戒嚴了。路上行人，所談的不外昨晚和今晨的砲聲。大體上說來，市民算是極鎮靜，這是五六年來日本軍隊及飛機的訓練成績。市民不慌，於當局的維持治安，當有好處。

一個朋友談：各大學本年招生，未免太不成樣兒，百分之八十的考生均已各回原籍；困在公寓中的，也懶洋洋的，不知道怎麼好。師範大學還有兩天就報名截止了，報考的還不到三百人。這些有學而不能上的青年們，應該感謝我們最親善的友邦吧！

市政府下午不辦公。我到財政局去訪友，胖大的一個門房，正赤背當門，揮汗搖扇，見了人毫無禮貌，仍與舊式衙門的門官一樣可憎。在這個時候，還歇暑，作官的到底是作官的呀！

西單牌樓的沙袋壘，遠不及上次築得像樣兒。上次高也盈丈，今則不過三尺。急就章，總不行。各大學教授們都一致的反對「平安城」。這個名詞怪新鮮，大約是幾個慈悲家或漢奸與準漢

奸們創出來的，要把北平劃爲共管區，美其名曰保存文化。殊不知友邦對於北平要獨管，豈肯要你共管？我以爲我們應有改全世界爲平安城的宏願，但決不是向日本屈膝所能得到！

街上難民都到收容所去了，只有在極濃的樹蔭下，還不難找到幾個。說到這兒，真不能不希望全國人士一齊動員，來拯救災民。戰事範圍日大，災民日多，決不是幾個慈善機關所能照顧。宛平縣三千難民，三日施米一次需兩萬斤，願全國人士速起「同赴國難」！

據說在咱們的平津公路上，完全被日本的軍用車使用着。有的車上載着許多漢奸穿日本軍服，大約這都是殷汝耕的部下。有的却戴着皮帽，也穿着軍衣。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又據難民說，日軍到處拉夫，作工完畢，夫役便被活埋。想起天津的浮屍來，令人髮指。

在這呼吸存亡之時，北平的廣濟寺建醮，超度盧溝橋陣亡將士，南京主教于斌也訓令教友及信友懇切祈禱和平。但和尚到底落伍了，「誦經完畢」便認爲「功德圓滿」。教友却準備「在政府統一指揮之下，奮勇抗戰。」

閱今日晚報，知宋委員長決不接受任何無理條件，換言之，準備抗戰。太陽將落，日機無數的在平市上空示威。我們深願宋委員長業已出城指揮！

與何公商議間道赴保定投軍，不知能否成行也。明天是否被炸，只有明天才知道。聽城外又有日軍向我「誤會」！

亂動中的北平

魯悅明

二十九日早晨，昨夜睡得頗爲滿足的人們打開本日的新聞紙，準備來溫習一遍昨天的「歡欣」，可是，最醒目的題目已經換了時局「急轉直下」，宋哲元及北平市長都已離平赴保了。

昨天天黑以後，東城六條東口住的朋友就來電話告我，二十九軍司令部已然在搬家，嘈雜却不混亂，似乎是有計劃地向南退走。我們在白天雖然已經曉得這幾個富於刺激性的消息很有折扣，可是還不曾料到「急轉直下」得這樣迅速。不過，現在回想起來，那天夜晚所見各方面的情形的確是在興奮中還有忙迫。

據說代委員長張自忠，今晨要視察全市防務，記者在破曉後便環城走了一週，視察換防情形。各城門雖是依然在關閉，可是上面已然沒有一個手持大刀「不失一寸土」的士兵。巡察們正在指揮着拆除麻袋，當記者在攝影時，快嘴者流便紛紛喊着：「又照像了！」可是警察們却一聲不響地連頭都不抬，「今日」與「昨日」宛然是兩個世界。

今天，街上最可憐的莫過於前方退下來的「弟兄」，他們從南苑方面退回來，千辛萬苦地找到自己的司令部，但司令部裏已經沒有一個自己的人，在大門口便被「擋駕」，自己還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機警些的人，就忙找個僻靜處拋了大刀，軍衣脫了，僅穿着裏面的小衣褲在街市上開始作落

魄的孤魂。市民們已然沒有人再行另眼相待，雖然和昨天的距離不過只有十二三小時光景。

但由這些落魄的孤魂口中，昨天的血戰依然使聽衆興奮。而飛機的擲彈，却又是使這次南苑失敗的主因。一二八戰役時，翁照垣將軍曾說：此次戰役給我一個極大的感觸，當日人的飛機向我們恣意擲彈時，牠們滿天亂飛，得心應手，絲毫無所顧忌，雖然不能彈彈命中，但在精神上給我們以威嚇，在實際上給我們以損害確是極大的。他更加重地說：「滬戰不是最後的對外戰爭，飛機的效用將來愈大，難道我們將於第一次領受了這樣嚴重痛苦的教訓之後，再以同樣的眼睛，看我們許多無抵抗的大都市和民衆受到第二次的損害麼？」

不幸而言中，二次的損害又來了，第二次的「損害」便落在華北的頭上，我們的南苑，通州，廊坊，天津，大半都成了焦土。佟麟閣副軍長在南苑統帥着軍官團在抗戰，便是在飛機的轟炸下爲國捐軀；趙登禹師長也是在烟霧瀰漫中失掉了指揮大刀隊的策路，終至於供獻了生命。二十九軍的內幕複雜我們是知道的，可是這次老宋的指揮不靈，却很少有人顧慮到，尤其是多年共事的袍澤，竟然爲着利祿而成爲仇敵，這變化尤其令人不敢想像。

因此，同時招待記者，宋哲元氏竟「本人因火氣上沖，耳鳴殊甚，不能與大家面談」；馮治安主席亦「十七日來，苦心焦思，竟致咯血」，而北平新貴張自忠氏却匆忙得連機帶都沒繫地于下午二時在市政府就好職，下午三時在政委會又就職聲稱：「深感材輕任重，不勝負荷，唯有遵循宋委員長愛

護和平，爲地方謀福利之宗旨努力做去。」其得意，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不過，他所統率的三十八師當夜違抗了自己師長的命令，而隨着「老宋」向南方退去，士兵及下級軍官們誓志抗敵，對於得意的長官，不免是一點美中不足了。

下半年，外城每過相當時候開城一次，使難民進城，只允婦孺，不要孤身男人。四個日軍站在城門邊監視着警察執行職務，男人手中的包裹必須打開檢視，但女人手中的則只按按有無武器，即准進來。南城一帶，香廠和彰儀門裏都設立了供給玉米麵粥的收容所，所址的面積和難民人數比起來，真是「一粟」。

在朝陽門上，可以看見通州的烟氣瀰漫。

昨天夜晚，通州一點也不平靜，保安第一總隊在總隊長張慶餘指揮下「反正」了，冀東政府的各縣一致行動，宛如過去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重演，在民族仇恨的怒火燃燒中，我們的士兵先把監視當地的太上皇某敵人領袖消滅後，便開始作着壯烈的流血，這羣東北健兒可以遙向着白山黑水默禱：我們放棄了最後的等待！（按，其中有于學忠舊部。）

殷汝耕本是被擄在軍中，那張之洞的第十三個孫子，前五省保安司令趙二老爺和其他漢奸都是戰戰兢兢地爬在高梁地裏聽着別人血滴在流；一槍打死，緊跟着又是一刀。一陣暴風過去後，又享受了從未吃過的辛苦，到了北平城外，才輾轉打電話，叫了個汽車坐着進城，他們進城後才知道殷某

是在某種諒解下，並未喪失了性命。

最慘酷的是大部冀東保安隊來到北平和二十九軍會合，不料到了城根却受到敵人機關槍的歡迎。二十九日傍晚北平城內又聽到了沉重的砲聲，人心震動，以爲是中央軍來到，可以死水揚波，誰想到是這幕悲劇呢？這以後，收復冀東顯然是不會再這麼容易了。

到處是嘆息，到處是憤懣，無線電臺天天報告着「日機，日機。」華北人民要問「我們的飛機呢？」「我們的國軍呢？」事情到了自己的頭上，才起了真正的感覺，大家的向心力堅強，決非東北事變熱河事變，上海事變時的漠不關心了。可是——

北平已被團圍包圍着，四面已經透不進一點風來。

（大公報）

古城最後的一瞥

魯悅明

一時局掀開之前日

在密雲不雨的時局中，鴨蛋黃飛機撒下了雪片似的傳單，上面寫着「脫離兇狠的二十九軍，斷絕他們後方，是華北老百姓們一致的希望，並且最少限度的義務！」這種非中國文的句子，足以表示時局已到最後關頭，不久就要展開。

果然，七月二十七日晚二十九軍宋哲元便發出表明「態度」的電報。這裏面是把「經過事實，